

左傳直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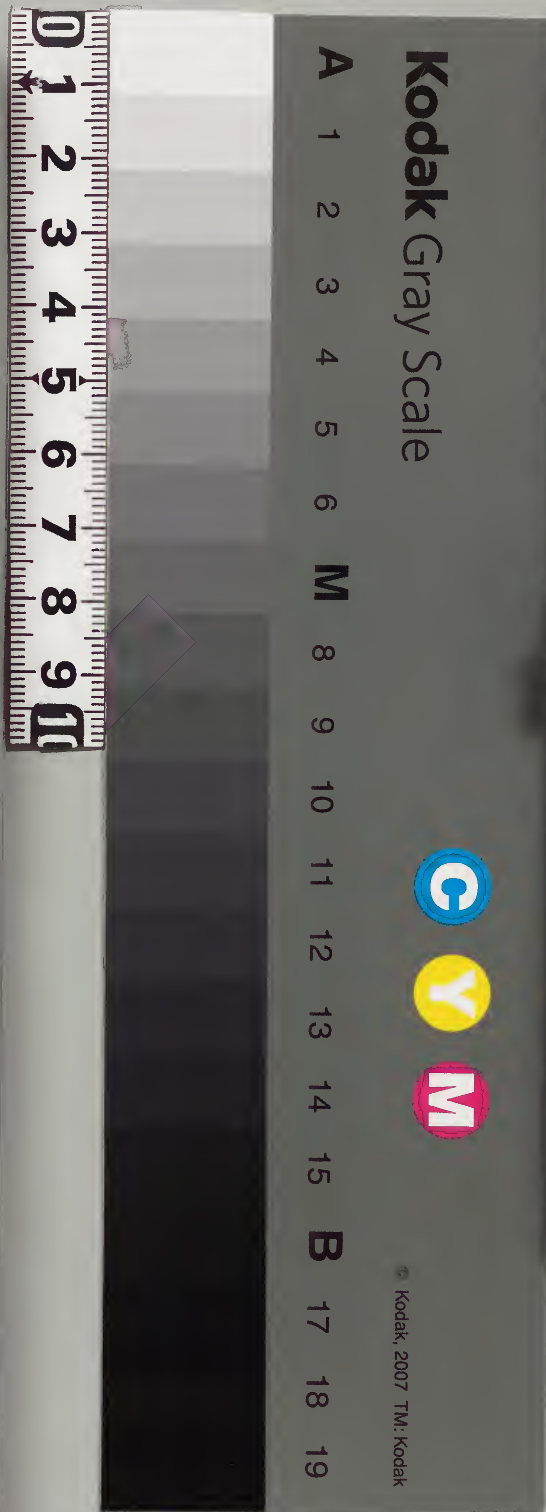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〇五二	二〇五二	二〇五二	二〇五二
函	函	函	函
架	架	架	架
冊	冊	冊	冊

庫文閣内			
二〇五二	二〇五二	二〇五二	二〇五二
函	函	函	函
架	架	架	架
冊	冊	冊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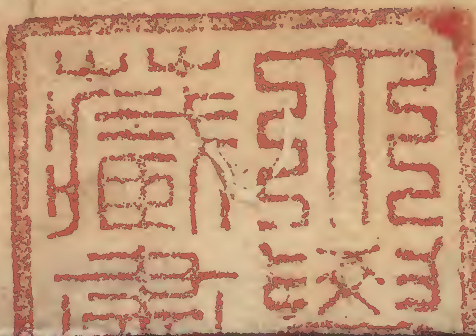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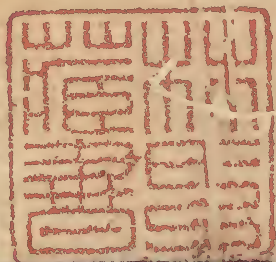
三十九之四十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052
冊數	32 (18)
函號	274 137

共三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淺草文庫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二十九 梅谿 林 堯叟 唐翁

二十有五年 癸丑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

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莊公弑弟景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六月壬

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

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重平聲○公至自

會無傳○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懲衛衍

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外國使衛分非國逆之例○楚屈建帥師

滅舒鳩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冬鄭公孫夏帥

師伐陳陳猶未服○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

巢卒通即諸樊卒餘祭立○過於葛反徐音謂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文經

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

襄公以齊使告于晉使人告受孟公綽曰

孟公綽魯大夫崔子將有大志在崔杼之志不在病

我不在病冠害必速歸必速歸而歸不久何患焉師言其

足為其來也不冠也且崔杼之來伐使民不

嚴崔杼使民不尚異於他日言崔杼之用

齊師徒歸徒空也齊師卒○齊棠公之妻

棠公齊棠邑大夫東郭偃之姊也姊也東郭偃臣

崔武子東郭偃為棠公死身死偃御武子以

弔焉東郭偃為崔武見棠姜而美之棠姜即棠姜

公之妻崔武子見使偃取之郭偃為已妻

之音娶取如字偃曰偃辭男女辨姓古者娶

妻不娶同姓今君出自丁祖故抒出自丁

臣出自桓齊桓公東郭偃之不可同姜姓

昏武子筮之筮武子以周易遇困兌上下

正困此之大過巽下兌上大過此之史皆

曰筮史曰吉阿得吉卦示陳文子卦武子以

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風墮

妻而墮墮落故曰墮妻不可娶也此妻不且

其繇曰困六三辭困于石坎為險者石

故六三處三陽之間進而過據于蒺藜坎

險兌為澤澤之剛據于蒺藜也故退

而乘九二之剛據于蒺藜之象○蒺藜音疾

題反八于其宮返而入其所不見其妻六

上六非陰陽正敵則凶困于石見上

往不濟也石不可動據于蒺藜所恃傷

也據恃之則傷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見上

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因而因名必辱非所

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崔

子曰娶也何害也何害○娶言此寡婦先夫

當之矣先夫謂棠公遂取之崔武子遂娶

莊公通焉齊莊公私通於驟如崔氏驟數

者曰莊公之不可言不可以公曰不為崔

子言人雖不其無冠乎猶自應有冠崔子

因是崔杼因又以其間伐晉也又以其間

而伐之曰晉必將報必將報崔子言晉人欲弑

公欲弑以說于晉歸罪於莊公以解說于

而不獲間而不得公鞭侍人賈舉以事

鞭侍人而又近之而親近乃為崔子間

公侍人賈舉公鞭已夏五月莒為且于

之役故且于之役莒求成于齊莒子朝于

之役故且于之役莒求成于齊莒子朝于

之役故且于之役莒求成于齊莒子朝于

之役故且于之役莒求成于齊莒子朝于

齊齊以成和好甲戌饗諸北郭齊莊公享

之北崔子緝疾不視事崔子詐有疾不親

乙亥公問崔子莊公果往遂從姜氏莊公

武子之姜入于室姜氏乃與崔子自側出

姜與崔子公拊楹而歌莊公拊楹而侍人

賈舉止眾從者而入侍人賈舉止莊公之

之室閉門為崔子閉公也甲與崔子伏

莊公至公登臺而請莊公登臺弗許眾不

是甲與公登臺而請而請免弗許眾不

請盟莊公又請弗許眾不請自刃於廟莊公

又請還弗許眾不皆曰君之臣杼疾

病言崔杼不能聽命不能親近於公宮言

子宮近公宮或陪臣干擗夜也稱干

音扞又音祖有淫者言行夜而不知二

命受崔子命討公踰墻莊公乃踰又射之

眾又射公中股中莊公之股反隊莊公被

隊音墜遂弒之遂弒賈舉此非侍人賈

言侍人賈舉也。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

襄伊倮堙皆死。賈舉而下八子皆齊勇力

死於崔子之宮。音甫倮音縷堙音因。祝他父祭於高唐。祝

父齊莊公之嬖高唐有齊。至。祝他父齊復命。

既復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祝他父不說弁

於崔氏。說他活反。申蒯侍漁者。侍漁監取。退謂其

宰。申蒯退告。曰爾以帑免。言汝以汝之帑

我將死。君而將為死。其宰曰。申蒯免。妻子免。

是反子之義也。是反申蒯死君之義也。與之皆死。與

蒯皆死。崔氏殺黻幾于平陰。黻幾平陰大夫公外嬖傳

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晏子立於崔氏

之門外。晏子即晏平仲聞其從人

死乎。言為君而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晏子言已

異豈獨我。吾死也。我何為而。曰行乎。其從

問然則。曰吾罪也乎哉。晏子復言我得

亡也。我何為而。曰歸乎。其從人又問。曰君

亡也

曰歸乎

曰君

曰君

曰君

死安歸

晏子復言臣以君為天君死矣將安所歸

君民者

夫

民上而豈以陵民

豈可以陵

社稷是主

將

為君者

豈為其口實

實

社稷是養

實

之宗主也

臣君者

豈為其口實

社稷是養

實

其祿也豈可以苟求

社稷是養

社稷是養

則死之

則

也故君為社稷死

之故君以社稷

則死之

則

則

亦以義而

為社稷亡

君若以社稷

則亡之

則

亦以義而

若為已死

私欲而死

而為已

亡

亡亦以已之

非其私暱

私相親暱

之平人

誰

人謂崔子有

吾焉得死之

言已非正卿見

且人有君而弑之

誰

人謂崔子有

吾焉得死之

言已非正卿見

且人有君而弑之

誰

安得而自弑之

而焉得亡之

又安得而將

庸何歸

枕

安得而自弑之

而焉得亡之

又安得而將

庸何歸

枕

安得而自弑之

而焉得亡之

又安得而將

庸何歸

枕

尸股而哭之

以公尸枕已股而

與

三踊

三

而出

人謂崔子

必殺之

必殺

子

後患崔子曰民之望也

民之望也

必殺之

必殺

子

舍之得民

舍置也置而不

盧蒲癸奔晉

盧

蒲

癸莊公黨 王何奔莒 王何亦莊公黨故奔莒為二十八年殺慶

舍張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 宣伯即魯叔孫

奔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 叔孫還齊羣公

女於齊靈公 嬖僑如之女 生景公 僑如之

丁丑崔杼立而相之 崔杼立齊景公而為

慶封為左相 慶封為景 盟國人於大宮 乃

齊國之人於齊大公之 廟○大音秦大史同 曰所不與崔慶者

言不與崔慶同心 晏子仰天歎面視天而

者如此盟誓之罰 晏子仰天歎面視天而

歎曰 自易載書 嬰所不唯忠於君 嬰晏

息言 嬰所不利社稷者 能利齊國 是與 是

惟盡忠於君 利社稷者 能利齊國 是與 是

之同心言 崔慶若不忠於 有如上帝 帝指上

君不利社稷 不敢與也 有如上帝 帝指上

為乃軟 平仲乃 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

盟 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 大史書曰崔杼

弒其君 齊大史直書崔 崔子殺之 其直筆

-5 235 45 845" data-label="Text">

而殺 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大史之弟二

-55 235 5 845" data-label="Text">

崔杼皆殺之 并 其弟又書 大史之弟 乃舍

-105 235 55 845" data-label="Text">

其兄凡殺三人 又繼而書 乃舍

之不可盡殺南史氏聞大史盡死
南史氏齊

者聞崔杼盡南史氏聞大史盡死
史之在外

殺大史兄弟執簡以往古之書者必以汗
簡故執簡往

之以書聞既書矣其罪矣乃還南史氏乃
歸傳言齊

有直史崔杼聞既書矣其罪矣乃還南史氏乃
歸傳言齊

之罪所以聞問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與
自縛其妻而載之於車

申鮮虞乘而出申鮮虞亦莊公近臣問丘
嬰與之共載而出奔

鮮虞推而下之申鮮虞推問丘嬰之
妻使下車

又他日君昏不能匡君謂莊公昏
亂而不能匡

正其危不能救危亡而不能死不能死死
喪

而不知匿其暱親暱之妻屬其誰
盡其節

納之所為如此誰行及奔中奔中狹道去
齊及奔中

追我言崔慶之黨其鮮虞曰一與一言道
狹一

人戰耳誰能懼我衆無所用誰遂舍遂舍
止於

中枕轡而寢恐失馬故食馬而食先食馬
而後食

音嗣駕而行車而行出奔中既出謂嬰
險

曰鮮虞謂速驅之其車崔慶之眾道廣崔慶之眾

得不可當也敵也遂來奔由鮮虞與閭丘

崔氏側莊公子于北郭比側瘞埋之側于廟于丁亥

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莊公死

待五四翬喪車之飾諸侯六翬今四不蹕

不蹕不止行下車七乘下車送葬之車齊

九乘今七乘不盡不以兵甲齊舊葬有兵

禮○乘去聲會于夷儀會諸

夷儀伐齊以夷儀之役朝歌後

三年不書伐齊齊人以莊公說齊人以弒

于晉○說如使隰鉏請成鉏隰朋之曾孫

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男女以班班

也齊之男女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

樂器鐘自六正晉三軍六五吏軍卿屬官三

十帥軍卿屬官三軍之大夫軍大夫百官

之正長羣有司之長上聲師旅二千五百人為

帥也小將也及處守者○及守國之臣皆有賂皆以男女

賂為晉侯許之晉平公受賂而還不譏使叔

向告於諸侯齊侯使叔向告公使子服惠

伯對子服惠伯曰君舍有罪言晉君縱舍

以靖小國以安靖從君之惠也此晉君之

寡君聞命矣魯君聞君赦○晉侯使魏舒

宛沒逆衛侯衛侯即衛獻公以十四年

使二子迎之于齊○宛音寬將使衛與之夷儀晉將使

剽割夷儀與衛獻公以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

衛五鹿之地故留衛○初陳侯會楚子伐

鄭在前當陳隧者隧徑也當陳井堙木刊

有井則堙塞之鄭人怨之鄭人怨之致死來伐六月

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

伐陳有鍾鼓宵突陳城突穿也乘夜遂入

之鄭師遂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陳哀

行扶其太子偃師欲遇司馬桓子馬桓子

奔逃於墓塚之間

曰謂陳哀公桓子載余桓子載我曰桓子將巡城

不欲載公遇賈獲又遇陳大載其母妻賈

自以車載下之賈獲使其而授公車而以

授陳公曰舍而母陳哀公謂賈獲辭賈獲

曰不祥言男女無別不祥善蓋賈與其妻

扶其母以奔墓賈獲乃與其妻步行亦免

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子展命鄭師無

與子產親御諸門御止也子展與子產親

音。御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哀公

桓子賂鄭師以陳侯免免喪服示哀擁社

宗廟祭祀之器陳侯免免音問擁社

示降服社主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使陳人

辨而自以待於朝以待命子展執紼而見

紼馬纒也子展執之而見陳再拜誓首盡巨

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而進子美入數俘

而出子美即子產但數其所祝被社祝

不祥於社被音司徒致民司徒致司馬

致節節兵符也司空致地司空致其土地乃還

陳亂故子展正其眾官脩○秋七月己巳同

盟于重丘覲經齊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

○趙文子為政晉趙文子即趙武代范為政今薄諸侯

之幣令或損諸侯而重其禮待諸侯穆叔

見之魯叔孫穆叔謂穆叔曰自今以

往言自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言諸侯用

齊崔慶新得政新得齊政將求善於諸

侯將求與諸侯武也知楚令尹武趙文子

若敬行其禮若恭敬而道之以文

辭訓道之以文以靖諸侯以安靖中兵可

以弭諸侯之兵其可以止而不用○楚遠

子馮卒楚令尹屈建為令尹屈建即子木屈

蕩為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邲之役楚有

舒鳩人卒叛前年辭不

楚令尹子木伐之建代舒鳩及離城

名城吳人救之吳人來子木遽以右師先子

先至舒鳩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

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吳人居其間吳人

居楚兩七日相持凡子彊曰以將墊隘墊隘

水雨言相持則慮隘乃禽也若遇水雨不

如速戰與吳戰請以其私卒誘之自請以

卒誘吳師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

以待我師我克則進師而與我合勢奔則

亦視之我師若奔則亦視乃可以免乃可

不然若不如此必為吳禽必盡為吳從之左

計從其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各以其私屬

擊吳師吳師奔北登山以望吳人登山

見楚師不繼無後繼復逐之復進而傳

諸其軍吳逐楚子彊等五人簡師會之楚

先所簡閱精兵為吳人大敗楚人遂圍

舒鳩及子木共圍舒鳩前舒鳩潰舒鳩人

漢八月楚滅舒鳩楚滅舒鳩之國而歸○衛獻公入

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鄭子產獻捷于

晉鄭子產獻入陳之功戎服將事子產戎

捷之事戎服軍旅晉人詰晉人問陳之罪問子產

以何罪對曰子產昔虞闕父為周陶正虞

父舜之後當周之典為陶正以服事我先

王先王武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周武

賴闕父器與其神明之後也舜大聖人故

明之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

胡公闕父之子蒲也是用武王之長女而

封諸陳而封胡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

謂之恪二王後為三國其則我周之自

出是則陳乃周之甥至于今是賴至于今日

桓公之亂陳桓公鮑卒於五年蔡人欲立

其出蔡人欲立其子厲我先君莊公奉五

父而立之而代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

蔡人殺之蔡人欲立其我又與蔡人奉戴

厲公奉戴猶奉事言至於莊宣至於陳莊

皆我之自立莊宣皆厲公夏氏之亂宣

一年夏徵舒殺陳靈公成公播蕩播蕩流移失所言

晉又我之自入成公自晉而君所

知也此晉君之所素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周家

大蔑我大惠蔑棄鄭國棄我姻親棄絕

之好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

以欺陵我鄭不可億逞億度也逞快也不

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前年鄭伯稽未獲

成命未得伐陳則有我東門之役從前年陳

鄭東當陳隧者井堙木刊則有井

塞之有木敝邑大懼不競鄭國大恐而耻

大姬鄭姬姓故言恐上天誘其衷上天誘

之中啓敝邑心開啓其心陳知其罪自伏

其接手于我謂陳侯喪服擁社使男女用

罪接手于我自囚待命是接手于我

敢獻功所以敢獻其晉人曰子產曰又問何

故侵小陵何故侵小國對曰又荅先王之命王之言先

命唯罪所在惟視罪所在各致其辟隨罪而致各

其誅言陳有罪且昔天子之地一圻里方千

音圻圻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也

謂次國七十里小國多數圻矣大今

國土地之多或若無侵小削小國何以至

焉如何以至土地廣晉人曰何故戎服問何故

戎服將事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又言

我先君鄭武公莊公城濮之役十八年文

公布命曰晉文公宣布各德舊職脩復各

戰之日之命我文公命我鄭戎服輔王以戎服

周襄以授楚捷楚之捷不敢廢王命故也

言今日所以戎服者不士莊伯不能詰莊士

敢廢棄王室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莊士

伯即致詰復於趙文子復於趙文子文子

曰趙文子其辭順於理其順犯順不祥順人

於理而已犯之不善也言不為神所佑乃受之乃受之乃受之子產冬十

也言不為神所佑乃受之乃受之子產冬十

陳之功其拜謝晉受子西復伐陳前雖入陳

故使子西更伐以陳及鄭平陳乃求仲居

曰論孔子追志有之古書有言言以足志人之

所以成其志文以足言言之有文所以成

不言能言不誰知其志雖有其志言之無文

能文行而不遠不能及遠晉為伯伯諸族

長鄭入陳鄭舉兵非文辭非得子產不為功

不能獻其功慎辭哉辭之不可不謹也如此

○楚為掩為司馬馮之子子木使走賦尹

馬之賦○元匹婢車數甲兵閱數甲冑甲

午為掩書土田書所宜度山林之封以共

國用鐸鳩藪澤得焚燎壤之欲以備田獵

之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表淳

鹵說文云西方鹹地○鹵音魯數疆潦

疆界有流潦者規偃豬度其受水多之地規

計數成其租入規偃豬度其受水多之地規

又音堰丁原防地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

小項可○牧隰臯隰臯水厓下濕井衍沃

尺為步步百為畝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六

量入脩賦其賦稅○量所入而治理賦車制

六十二頭甲井為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

無可攷亦籍馬籍疏其毛色歲賦車兵賦

兵甲士註徒卒○卒見上註甲楯之數胄

○干楯有常數以為戰備既成其法以授子

木尹子投於令禮也言楚治國之禮傳○十二

月吳子諸樊伐楚子諸樊即吳以報舟師之

後舟師在二門于巢之巢門巢牛臣曰牛

巢吳王勇而輕言諸樊有勇而若啓之巢門

將親門諸樊將親我獲射之樊而射之○

射音石必殪殪死也○是君也死若吳諸

疆其少安其可少息從之楚人從其計吳

子門焉諸樊果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牛

隱以射於短牆之卒諸樊中○楚子以滅舒

鳩賞子木楚康王以滅舒為辭子木辭曰

先大夫為子之功也往年楚子將伐舒鳩

其叛楚以子為子馮之功故以與焉掩以

馮之賞與焉掩子○晉程鄭卒果如鄭然子產

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問

為政焉問然明道對曰然明視民如子視

如傷如父母見不仁者見不仁者見不仁者誅之無赦

如鷹鷂之逐鳥雀也鷹鷂之於鳥雀見則

見則必誅○子產喜子產喜以語子大叔

吾見蔑之面而已但見然明之名也言我他日

今吾見其心矣今聞然明言子大叔問政

於子產子產以大叔問政之道子產曰政如農功

農之治田如日夜思之興利而除害思其

政之治民如日夜思之興利而除害思其

始而成其終既有利必興有害必除朝夕而

行之故必朝夕勤以行易忽行無越思後行

過於行不敢如農之有畔為政之有次第其

過鮮矣雖未能無過亦○衛獻公自夷儀

使與甯喜言衛獻公今秋入于夷儀乃甯

喜許之為復許大叔文子聞之即大叔文子

事間其曰烏乎先歎息詩所謂我躬不說皇

恤我後者自舉小雅小弁詩所謂今我不能

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謂甯子必身受

也將可乎哉甯子所為如此將殆必不可

言其甚也君子之行大凡君子思其終也使

終可思其復也復行其可書曰慎始而敬

終謹其創始終以不困故其終無困廢之

云慎厥初惟厥詩曰烝民詩夙夜匪解夙

也自早至夜不敢以事一人一人君也以今

甯子視君今甯子視不如弈棋不如圍棋

亦其其何以免乎其何以免弈者舉棋不

定圍棋者舉棋不勝其耦耦對敵也尚不

而况置君而弗定乎而况寡喜已立其位

乎必不免矣必不免九世之卿於自衛武

公及喜公一一舉而滅之舉而滅其族可哀

也哉言其可哀之甚也明年衛釁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

卷之三十九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十
按路林堯叟唐翁

魯襄公九年

傳會于夷儀之歲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

儀會也此傳本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續前

卷二十五之傳後簡編爛脫後人傳寫

因以在齊人城郊亦在二十四其五月十二

四年秦晉為成自十四年十三國伐秦二

晉韓起如秦涖盟晉韓起如秦秦伯車如晉

涖盟

伯車即秦伯之弟鍼也如晉臨盟晉侯

成而不結二國

前年之未而特跳在此者傳寫失之

經二十有六年

甲寅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

弑其君剽

傷公弑獻公復歸衛剽去聲

衛孫林父入于戚

以叛

七年齊高止之子豎以盧叛不書必知佐而後書然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

九年齊高止之子豎以盧叛不書必知佐而後書然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

未可以書叛書叛必若衛孫林父而後

侯衍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 ○夏晉侯

使荀息來聘

荀子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

人曹人于澶淵

澶淵近戚地蓋以討衛而疆戚田也

○秋

宋公殺其世子

座稱君以殺惡其父子

○晉

人執衛甯喜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靈公

卒悼公立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

會修

于夷儀歲之成

叔向命召行人子負

欲使

命○負

行人子朱曰

晉行

朱也當御

進御

也言已以三云次言朱三叔向不應向更

子朱怒見蒼而怒曰班爵同班爵同為大

夫何以黜朱於朝朝何以退已於撫劍從之

子朱撫劍向曰秦晉不和久矣言秦晉

相和睦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也

得晉國賴之則二國息兵晉不集若其

三軍暴骨則二國交兵三軍爭而暴子貞道

二國之言無私子貞之言語無所偏私子

常易之子謂子朱之為行人茲以事君者

以事其君者心吾所能御也我之所能御

御音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叔向人救之

晉人共平公曰晉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

治吾臣之所爭者大言叔向子朱所爭

師曠曰野即子公室懼卑言晉之公室臣不

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為忠不務德

而爭善不以德之厚薄為先私欲已侈私欲

崇後則公義廢欲能無卑乎晉之公室能無卑乎○衛獻

公使子鮮為復子鮮即母弟鱄也衛獻公為已求反國○鮮音仙

辭子鮮辭敬如強命之敬母也強命子鮮

為獻公求反國○對曰子鮮答君無信言獻公為

如音似強上聲臣懼不免臣懼反國之不免於禍敬如曰雖然敬

又言雖獻以吾故也必為求之故許諾敬如而

諾其初獻公使與甯喜言先時衛獻公使人

與甯喜甯喜曰必子鮮在甯喜以子鮮賢

使在不然若在必敗無成故公使子鮮

故獻公使子鮮不獲命於敬如及子鮮

強命已不以公命與甯喜言子鮮乃以獻公

曰苟反得言苟獻國政由甯氏衛國之政事

祭則寡人其言已但欲守甯喜告遠伯玉

以欲復衛伯玉曰甯喜甚瑗不得聞君

之出瑗即遠伯玉名言已不知獻公敢聞

其入敢不取也亦不敢遂行遠伯玉從近

關出後十四年孫氏後遂獻公遠伯玉從
又從近關出其告右宰穀審喜又欲復
全身遠害如此右宰穀獻公告衛大夫
穀右宰穀曰喜不可言不可獲罪於
兩君前出獻公今弒也天下誰畜之畜為
言天下誰敢容畜悼子曰即審吾受命於
先人殖先人謂審以復君囑我不可以貳不
以有穀曰我請使焉右宰穀乃自請為審
貳心去聲而觀之人可觀獻公之為遂見公於夷儀

右宰穀遂往見獻公于所居反使而反奉
夷儀之地見音現又如字反使而反
曰謂審君淹恤在外憂恤在於外國十二
年矣自十四年出奔而無憂色而無憂戚
亦無寬言之亦無寬假猶夫人也言其為人
夫音若不已已止也若死無日矣謂不日
矣而至悼子曰鮮在鮮在悼子又言有右宰穀
曰子鮮在右宰穀又言鮮在其間何益何益多而
能亡子鮮若欲踐言於我何為於我果悼

子曰雖然雖然如此弗可以已以受命先人之

孫文子在戚文子即林父孫嘉聘於齊孫嘉

林父之子時孫襄居守襄亦林父之子居

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孫氏父兄

子乘弱不克甯喜之伯國傷伯國即孫襄

甯子出舍於郊甯喜欲出奔伯國死孫襄

而孫氏夜哭孫襄死國人召甯子國人問

甯喜甯子復攻孫氏孫氏克之復浮去

孫氏無主辛卯殺子叔子叔即衛侯剽言

及太子角剽之子書曰甯喜弒其君剽書言

罪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

孫林父以戚如晉往屬晉書曰入于戚以

叛見經罪孫氏也罪孫林父臣之祿凡人之

祿君實有之其土地君義則進義可以仕

其君之否則奉身而退義可以退

君專祿以周旋專處其祿邑戮也此罪之

大者也林父事剽而術入義可以○甲午衛退惟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

侯入衛獻公書曰復歸經書國納之也本晉

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而復其位大夫發國納之刻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大夫

逆於竟者衛之諸大夫○竟音境執其手而

與之言獻公敬其迎已親執道逆者迎於

道路自車揖之故自車而揖之逆於門者

大夫迎於領之而已領之而已言公至

至衛公使讓大叔文子大叔文子即大叔儀

大音泰曰寡人淹恤在外言我淹留憂二三

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諾

朝夕皆來相存問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也言

不存問於我古人有言之言曰非所怨勿怨

非所當怨則勿怨之寡人怨矣今我實怨汝矣蓋前

君不如弈棋故衛對曰大夫文臣知罪

矣言臣自知臣不佞臣不能不能負羈絃馬

能負羈繫也言不以從扞牧圉養牛曰牧養

能負羈繫之屬

君扞衛牧臣之罪一也此罪也有出者出謂

有居者居謂臣不能貳懷二心通内外之

言以事君通内外之言語臣之罪二也此

罪有二罪身負敢忘其死不敢忘乃行大

儀乃從近關出從近關欲公使止之獻公

其言使止大叔文子勿出奔○衛人侵戚

東鄙以林父孫氏愬于晉孫林父愬晉成

茅氏茅氏戚東鄙殖綽伐茅氏殖綽晉人

為獻公殺晉成三百人殺晉成兵孫蒯追

之蒯林父子弗敢擊畏殖綽不文子曰孫

父厲之不如厲惡鬼蓋指殖綽為惡遂從

衛師蒯感父言更敗之圍敗殖綽于雍鉏

獲殖綽雍鉏孫復愬于晉復愬衛于晉為

○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三月甲

寅朔享子展子展為元帥賜之先路三命

之服先路周王所賜車之摠名此先八邑

八邑三十二井也。以路與命。賜子產次路。服為邑之先。○先去聲。下同。

再命之服此賜子產亦王所賜車之摠名先六

邑二十四井也。以路與服為邑之先。子產辭邑子產以賜邑過多故

辭曰自上以下自上而至於下降殺以兩其降殺以兩

為數。○禮也。此禮之定制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

殺去聲。禮也子西十二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且子展之功

也月入陳者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禮賞禮謂以

邑臣不請辭邑請辭所賜六邑公固予之鄭簡必欲以

邑與子產○乃受三邑子產位次當受二

受三邑公孫揮曰即子羽子產其將知政矣子產

其將知鄭讓不失禮其班讓而不失禮○晉人

為孫氏故晉人為孫林父屢愬召諸侯謂

侯為將以討衛也將以討衛之罪夏中行穆子

來聘荀吳召公也召魯公為○楚子秦

人侵吳楚康王與及雩婁雩婁今屬聞吳

有備而還聞吳人有戰之備而歸遂侵鄭楚秦遂五

月至于城麋城麋鄭邑二師至鄭皇頡戍

之鄭大夫皇頡出與楚師戰皇頡出師與

秦不敗皇頡之師穿封戍囚皇頡楚穿封

與戰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其王子

戍音恤公子圍與穿封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晉人奔楚為

獲之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

前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

言兩爭乃王子圍及穿封戍皆君子非細人也其何不知言其易

上其手伯州犂乃高舉其手作勢指王曰

夫子為王子圍夫子亦尊王寡君之貴介

弟也介大也言其乃楚下其手復下垂

勢指穿封戍此子亦甲穿曰此子為穿封戍

方城外之縣尹也言其乃楚方城外之縣尹

手勢心口言語輕重皆道囚意欲誰獲子

使曲證王子圍獲已以婿權要誰獲子

誰囚是皇頡已解其頡遇王子戰而

遇王弱焉弱敗也言為戍怒穿封戍爭抽

戈逐王子圍

穿封戎抽刀逐王子圍將殺之

弗及

王子圍走遠追

及弗

楚人以皇頡歸

頡楚人囚皇頡以歸

印董父與

皇頡成城麋

印董父鄭大夫與皇頡共楚

邑大夫與皇頡共楚

人囚之

楚人敗城麋之邑

以獻於秦

以印董

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

鄭人使印氏出貨賄請贖

董父

子大叔為令正

子大叔為作

以為請

以貨為請

子產曰不獲

子產觀其辭

請受楚之功

受楚獻功

而取貨於鄭

免之

也小利不可謂國

棄大名而貪小利

秦不其然

肯秦必不若曰

若更其拜君之勤

拜謝秦君

鄭國微君之惠

鄭國若無秦

楚師其猶在

敝邑之城下

則楚人伐鄭至

其可

其辭如

於秦則董

弗從子產之言

遂行董父于秦

秦人不董予

董父還鄭

更幣

遣使

從子產歸功

而後獲之

乃得董父傳言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

澶淵註見經以討衛而討之疆戚田正戚田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城因姓西此五十里有疆

十井田大以與孫氏林父趙武不書經書晉人不書

武尊公也左氏以為趙武會公侯故不書人為

臣討君武之罪也敗向戌不書書宋後也

後會鄭先宋鄭良霄在不失所也如期於是

衛侯會之於是衛獻公會于澶淵晉人

執甯喜北宮遺遺北宮括之子晉執也

使女齊以先歸女齊即司馬侯使女齊

晉音汝女衛侯如晉衛獻公如晉人執而囚

之士弱氏上弱晉主獄大夫晉執秋七月

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齊景公鄭簡

彼執之故往朝于晉晉侯兼享之

為二君設禮晉侯賦嘉樂大雅嘉樂君子顯

顯令德宜民宜人受國景子相齊侯景子

也相齊景公。賦蓼蕭小雅蓼蕭詩言大

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夢音六

子展相鄭伯

子展公孫舍之相鄭

簡賦緇衣

鄭風緇衣還予授子之詩取適子之館今

不致違

遠於叔向命晉侯拜二君

叔向相禮故命晉公并謝二君

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

也

近親廟為宗遠祖廟為祧言謝齊君賦詩有安我宗祧之意

敢拜鄭

君之不貳也

謝鄭君賦詩無

國子使晏平

仲私於叔向

國子即國弱使晏平仲私與叔向語

曰晉君宣

其明德於諸侯德於諸侯之國

明恤其患

而補其闕

憂恤其災患而補益其闕失

正其違而治其

煩

匡正其違邪而治其煩勞

所以為盟主也

所以為盟主之

道今為臣執君

今為孫林父執衛獻公○為去聲

若之何

將如諸侯何

叔向告趙文子

叔向以晏平仲之言告趙文子

文子

以告晉侯

趙文子以告於晉平公

晉侯言衛侯之罪

晉平公言自以殺晉求百人為罪不以於父故

使叔向告二君

使叔向以告於齊侯鄭伯

國子賦饗之柔矣

逸詩見周書義取寬

政以安諸侯若柔饗之御剛馬

子展賦將仲子兮

鄭風將仲子兮

詩義取象言可畏言衛侯雖別
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爲巨執君
晉侯乃許

歸衛侯言平公感齊鄭之
叔向曰鄭七穆

鄭穆公十一子然二子孔三疾已亡子
羽不爲御故惟言七穆謂子展罕氏子西

馬氏子產國氏伯有良氏子大
叔游氏子石豐氏伯石卯氏也罕氏其後

亡者也穆而亡者也
子展儉而壹居身

後而用心壹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
先時

宜其後亡也
夫芮司徒
赤而毛體色赤而棄諸堤下異其

生女子
棄諸堤下
共姬之妻取以入妻見女子棄於堤

下取之以入公宮
名之曰棄
取見棄之義

長而美
○年長而貌美
平公入夕
平公共姬

其母共姬與之食
公共食
公見棄也
公平

因見芮司徒而視之尤
尤甚
姬納諸御
以共姬

徒之女弃而視之尤
也
姬納諸御
以共姬

納諸平嬖
棄有
生佐
佐即宋元公
惡而婉

公之御嬖
嬖棄有
生佐
佐即宋元公
惡而婉

佐貌惡而
大子痤美而狠
大子痤平公之
大

心婉順也
大子痤美而狠
大子痤平公之
大

痕上狠
合左師畏而惡之
合左師向或也畏
聲下惡去
寺人惠墻伊戾爲太子內師
氏伊

矣名寺人奄士也為而無寵伊矣無寵秋楚

大子瘞內師之官也初字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

客聘於晉楚客道大子知之楚客相知請野

年過宋楚客道大子知之楚客相知請野

享之大子請於宋公公使往宋平公使大伊

矣請從之從伊矣請於平公欲公曰平公問夫

不惡女乎夫謂大子不憎惡於汝對曰伊

答小人之事君子也君子之道惡之雖君惡

之不敢遠遠不敢自取疎好之雖君子好不敢

近亦不敢輒敬以待命恭敬以待敢有貳

心乎言不敢有縱有共其外雖有在外擴

相之莫共其內已伊矣為大子內師故言若

職臣請往也相大子往遣之往宋公遣伊矣至

伊矣至所則欲用牲加書徵之伊矣詐作盟

用牲加盟書為大子而騁告公而馳騁以歸

反徵驗也欲音坎而騁告公告於平公

曰大子將為亂言大子既與楚客盟矣

盟與楚客公曰為我子平公言大子又何

求又為禍對曰欲速伊矣言大子公使

視之平公使人往則信有焉則信有盟問

諸夫人與左師夫人即佐母奔左師即

於二則皆曰師皆對曰固聞之言固聞

反公囚大子平公乃囚大子大子曰自言

曰唯佐也惟夫人能免我以佐婉順必召

大子乃而使請請而使人就曰日中不來日苦

向中而吾知死矣我知不免左師聞之向

聞大子聒而與之語聒聒也謹而與佐

大子自裁過期之期乃縊而死以佐

不來救己乃佐為大子平公立佐公徐聞

其無罪也平公徐聞大子乃亨伊戾乃殺

而烹之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也步馬習馬

夫夫人習問之為誰對曰習馬君夫人氏

也言君夫人左師曰誰為君夫人向誰為

君夫余胡弗知我何不知其姓氏蓋圍

人歸養馬以告夫人告以向戌之言夫人使

饋之錦與馬向戌以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

為錦馬之先曰其辭君之妾棄使某獻夫

自稱君之妾左師改命曰君夫人使向戌

者改命曰君而後再拜誓首受之而後盡

夫再并稽首受鄭伯歸自晉請衛侯使

子西如晉聘子西即夏辭曰寡君來

煩執事言寡君來朝煩懼不免於戾自懼

於大國使夏謝不敏夏子西名使夏君子

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初楚伍

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先時楚伍參與蔡其

子伍舉伍舉伍參之子即與聲子聲子子

相善也二父子亦相善伍舉娶於王子牟伍

娶楚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王子牟

公得罪楚人曰楚國之伍舉實送之伍舉

年之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伍舉懼禍將遂

奔晉鄭不足恃故伍聲子將如晉蔡聲子將逼使

于遇之於鄭郊聲子遇伍舉班荆布荆藉也

地而相與食相與食而言復故共議歸楚事

聲子曰子行也行去也吾必復子我必楚

以召子歸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晉楚在明年聲子通

使于晉蔡聲子為國通平還聲子自歸如楚

又往聘于楚令尹子木與之語楚令尹子木問

晉故焉問故事也子木因且曰聲子且問晉

大夫與楚孰賢晉諸大夫優劣何先對曰聲

木荅子晉卿不如楚如楚卿之賢不其大夫

則賢晉之大夫皆卿材也其才皆如杞梓

皮革譬如木之杞自楚往也皆產於楚雖

楚有材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在晉晉能器

而用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獨

親手對曰聲子又雖有族與姻雖有宗而

用楚材實多賢材居多歸生聞之歸生

名也言以善為國者善治其國家者賞不僭行賞

及於無德而刑不濫及於無罪賞僭僭濫則懼

及淫人則恐及於人刑濫泛濫則懼及善人

則恐及於善良之人若不幸而過有過幸之舉寧

僭無濫寧不可濫於用刑與其失善濫刑

而失於善人之用寧其利濫寧其僭賞而無善人

則國從之從之無善人則國詩曰瞻印詩人

之云亡言善人之喪亡邦國殄瘁也邦國盡皆

病瘁無善人之謂也其無善人之意蓋以故夏書

曰禹謨大與其殺不辜與其刑濫而及寧

失不經經常之法謂有罪而幸免也懼失善

也懼失善人商頌有之殷武詩曰不僭不

濫言殷湯賞不僭不敢怠皇不敢怠解命于

下國奄有上天眷命封建厥福福祿鞏固如

也此湯所以獲天福也獲上天之福祿古

之治民者治其民人者勸賞而畏刑樂於

而憚於恤民不倦愛恤其民不敢倦怠賞以春夏順
 用刑刑於恤民不倦愛恤其民不敢倦怠賞以春夏順
 夏生長之時刑以秋冬時以行其刑是以是
 以行其賞刑以秋冬時以行其刑是以是
 將賞將是以古人之為之加膳為之致喜加於常
 之不不加膳則飲賜飲饜也加膳之道則酒
 舉同不加膳則飲賜飲饜也加膳之道則酒
 饜此以知其勸賞也即此喜心可以知將
 刑古人將為之不舉為之不舉則徹徹
 樂徹去也不舉之道則聲樂此以知其畏刑
 也即此憂心可以知夙興夜寐未明而寤
 其憚於用刑也夙興夜寐至夜乃寐

朝夕臨政朝以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此
 勤勞可以知其三者勸賞畏刑禮之大節
 也此禮之大有禮無敗為國有禮今楚多
 淫刑今楚國多其大夫逃死於四方其大夫
 賢者奔走四死而為之謀主而為之謀主以害
 楚國以為楚國不可救療以成不可所謂
 不能也所謂楚人子儀之亂在文十析
 公奔晉析公楚晉人寘諸戎車之殿殿後

晉人寘折公於後以為謀主楚之主繞角

之後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晉將遁矣

走而折公曰計曰獻楚師輕窈能持重

去矣折公曰計曰獻楚師輕窈能持重

又去音往易震蕩也其軍易去聲若多

鼓鈞聲若多擊軍鼓鈞同其聲以夜軍

之夜不知攻楚軍使楚師必遁楚師震蕩

人從之晉人從折楚師宵潰楚師果夜晉

遂侵蔡成六年後侵蔡襲沈獲其君

沈子緝敗申息之師於桑隧楚師敗獲申麗

而還據師成六年楚師敗獲申麗

成八年傳只載藥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麗

却師曉然在八年特桑隧之名鄭於是不

偶同傳不備載耳麗音釐鄭於是不

敢南面敢於是向從楚不楚失華夏

侯則折公之為也謀以害楚也雍子之父

兄諧雍子雍子諧之事無所考證想是君與

夫人不善是也信善能也其父兄不能正其曲直

雍子奔晉

雍子出奔于晉

晉人與之郤

晉以郤邑與雍子

郤音勗又音蓄以為謀主

楚以為謀主

彭城之後

救彭城

晉楚遇於靡角之谷

並在成

晉將遁矣

師

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

雍子發命於晉軍

曰歸老

而幼軍中者聽其歸家

反孤疾

反亦歸也軍中無父者

疾病者亦二人役人

從役者

歸一人

其則聽

人歸簡兵

簡擇兵器

蒐乘

蒐關車乘

秣馬

秣音未蓐食

食於蓐音辱

師陳

兵皆陳列焚次

焚其次

明日將戰

明日將戰

行歸者

幼孤疾應

而逸楚囚

使得走逸欲楚知

之楚師宵潰

懼楚師恐

晉降彭城

彭城降之

音抗而歸諸宋

以彭城

以魚石歸

並在楚

失東夷

楚不能救

彭城皆叛

子卒死之

殺令尹子辛

則雍子之為也

則雍子為

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

與巫臣爭娶夏姬

而雍害其事

子友亦雍害巫臣不使

子靈

奔晉成二年臣晉人與之邢臣與臣

以為謀主楚以為謀主扞禦北狄臣北狄臣臣

通吳於晉七年教吳叛楚臣叛楚臣臣

之乘車射御驅侵國陣法使使其子孤庸

為吳行人焉臣實其子孤庸吳於是伐

巢巢屬楚取駕楚克棘棘楚入州求州

楚楚罷於奔命子重子反一歲七至今為患

為楚患則子靈之為也臣臣為晉若教

之亂在宣伯賁之子賁皇奔晉伯賁即闞

音賁賁晉人與之苗晉以苗邑以為謀

主以為謀鄢陵之役在成十楚晨歷晉軍

而陳楚早陳音陣下同晉將遁矣晉師

去矣而苗賁皇曰楚師之良言楚師之在其

中軍唯在王族而已不過楚王之若塞井

夷竈若填塞軍中之井成陳以當之成陳

中以當藥范易行以誘之藥書時將中軍

謂使藥范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中行

復顧二種之兵○易去聲行音杭

二卻必克二穆之卻時將上軍中行偃佐

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吾乃四萃於

其王族楚中軍王族之兵必大敗之必大

師晉人從之黃皇之計楚師大敗晉人師

王夷師燔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

燔子反死之在成十八年鄭叛鄭人自吳

與此益強楚失諸侯悼公立諸侯則苗賁

皇之為也則苗賁皇為晉子木曰是皆然

矣子木言此皆如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

於此今有人過甚椒舉娶於申公子牟椒舉

舉子牟得戾而亡楚而出奔君大夫謂

椒舉楚君大夫椒舉女實遣之波實遣之使懼

而奔鄭椒舉懼罪引領南望引領南望曰

庶幾赦余言楚庶幾寬亦弗圖也楚君大夫

為今在晉矣奔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人

又將以邑
與叔舉
以比叔向
楚以叔舉才能
彼若謀

害楚國
彼謂聲子若為
豈不為患
楚之患

害子木懼
子木言諸王
為叔舉言
益其祿

爵之
祿與爵
而復之
其復聲子使叔鳴逆

之
叔鳴伍舉子聲子使其子
得反子孫復

楚仕於
許靈公如楚
許靈公請伐鄭
年十六

伯許諸國皆大夫獨鄭
曰師不與言楚若

我狐不歸矣
其國矣
八月卒于楚
許靈公卒

于楚子曰
楚康王曰
不伐鄭
言許靈公以死請

伐鄭
何以求諸侯
則解怠如此何以
冬十月

楚子伐鄭
為伐鄭
鄭人將禦之
鄭人將

子產曰
晉楚將平
明年在諸侯將和
皆將

睦和
楚王是故昧於一來
昧猶貪冒也言

來
不如使逞而歸
志伐鄭而歸
乃易成也

也
乃易與之成
夫小人之性
夫鄭之小人

於勇
血氣動也動於
嗇於禍
戰爭之禍
以足

其性以厭足其好爭之性而求名焉者而求一時

之名非國家之利也言譽勇貪名之人非

之利若何從之言而與楚戰子展說鄭

其言不禦寇不禦楚十二月乙酉入南里

楚師入鄭墮其城墮音隳涉於樂氏

樂氏津名楚師門于師之梁師之梁鄭城

縣門發鄭人發縣門以禦獲九人焉獲楚

者九涉于汜而歸楚師乃白汜城下涉而

後葬許靈公卒許靈公之○衛人歸衛姬

于晉衛侯以女姬乃釋衛侯乃釋衛侯之

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重鄭之請此

平公之失政○晉韓宣子聘于周韓宣

韓王使請事靈王使人問對曰韓宣晉士

起將歸時事於宰旅起宣子名禮諸侯大

曰士起時事四時貢職之事宰旅宰宰旅

不敢斥無他事矣不為他王聞之靈王聞

卷之五十五

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

言韓起之後其昌盛阜大於晉國乎

辭不失舊

言稱土起歸時事不能失其舊也傳言周襄諸侯不能如禮惟韓

起不

○齊人城邾之歲

在二十四年其夏是

齊烏餘以廩丘奔晉

烏餘齊大夫以襲廩丘之地奔晉襲

衛羊角

烏餘既奔晉又取之

取羊角遂襲我

高魚

襲魯高魚有大雨其時適自其竇入

雨故水竇開烏餘以兵自高

魚之

以登其城

以登高城克而取之

魚庫而

以登其城

以登高城克而取之

城而又取邑于宋

烏餘既克衛魯又取宋邑

於是范宣

子卒

即范甸諸侯弗能治也

諸侯不能治

烏餘

及趙文子為政

代范子乃卒治之

之罪

文子言於晉侯

趙文子進曰晉為盟

罪之

諸侯或相侵也

或相侵伐則

討而使歸其地

則討治其罪而

今烏餘之

邑

今烏餘所取於

皆討類也

言如此類而

貪之

而貪其土地

是無以為盟主也

是晉之德

不足以為諸請歸之請以其地公曰諾平
侯之盟主也歸於諸侯夫孰問趙文子晉大夫對曰趙
請其孰可使也夫孰問趙文子晉大夫對曰文趙
子胥梁帶能無用師無用師言有權謀晉
侯使往往治烏餘之事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十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十一
梅谿林堯叟唐翁

魯襄公十

二十有七年乙卯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

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

人于宋晉楚始同主夏盟也以諸侯分為晉

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

終於吳越馬爾矣○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

鮑出奔晉○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

盟于宋於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其書先

以來晉不專主盟矣統之盟讀舊書加于牲

上而巳至鄆陵則齊主諸侯至臯鼫則魯及

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

武之偷也孔子曰庭燎之百自齊桓公始也

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冬十有二月乙

卯朔日有食之今長曆推十一月朔非十二

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晉胥

前年受命治烏餘故使齊魯具車徒以受

地各具備車馬徒眾以必周周密也必密來

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信之使其車徒

以受烏餘以其眾出眾出受封地以其使諸

侯偽效烏餘之封者使四國諸侯偽若而

遂執之而遂執烏盡獲之徒眾皆取其

邑而歸諸侯皆取烏餘所有之諸侯是以

睦於晉

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

○齊慶封

來聘

見經

其車美

其美乘車

孟孫謂叔孫孟

孝伯謂叔孫穆叔

曰慶季之車

慶季即

不亦美乎

不亦甚

叔孫曰豹聞之

言以豹所聞服

美不稱

服雖美其德不

必以惡終

言其必

終美車何為

美其車服

叔孫與慶封食

叔孫

穆叔與慶

不敬

慶封為賦相鼠

叔孫為慶

封享食而無儀不死何為○為去聲相去聲人亦

不知也

慶封亦不知此詩為已言其

○衛

甯喜專

衛甯喜既弒

公患之

獻之公孫

免餘請殺之

免餘衛大夫請

公曰

獻公謂

微甯子

微無也言無

不及此

國及此反

吾與

之言矣

言政由甯氏

事未可知

恐伐之未

祇成惡名

名也適成惡

止也

甯喜對

曰

免餘臣殺之

言臣自

君勿與知

勿使獻公

其事

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

二公孫

免餘乃自與二公孫定計使攻甯氏使二公孫弗克二

孫不皆死皆死二公孫公曰臣也無罪言公孫

而父子死余矣孫氏所殺今臣又死甯氏

夏免餘復攻甯氏甯氏免餘復自往攻殺甯喜

及右宰穀右宰穀甯尸諸朝陳二人之尸

石惡將會宋之盟石惡甯喜之黨受命而

出既受命衣其尸衣衣甯喜之尸枕之股枕

於股於股聲而哭之而哭欲歛以亡欲歛其尸

斂去懼不免斂去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且曰受命矣

矣乃行乃行子鮮曰弟弟逐

我者出言孫林父逐獻納我者死謂甯喜

則攻而賞罰無章章明也言何以沮勸何以

沮惡而君失其信在獻公則失政而國無刑

惡勸善之刑不亦難乎且鱄實

使之鱄子鱄名且鱄遂出奔晉子鱄遂公使

止之鮮令無出奔不可子鮮不及河子鮮

及又使步之止鮮無出奔止使者而盟於河鮮
 乃止衛使者而與之盟於託於木門木門晉
 河誓不復還○使去聲託於木門木門晉
 木門於不鄉衛國而坐嚮衛國而坐
 音木門大夫勸之仕勸子木門大夫不可
 向鮮不曰仕而廢其事言已若出仕而罪
 肯出仕曰仕而廢其事廢其事不治罪
 也是有不事從之從之謂從政昭吾所以
 出也欲出仕也將誰愬乎將何所吾不
 可以立於人之朝矣於他人之朝矣立終

身不仕自誓不仕公喪之如稅稅即總也
 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裳本無服終身此
 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為此服此服服終身此
 無月數而獻公公與免餘邑六十此一乘
 尋薨故言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之邑非
 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宰免餘辭曰唯卿備
 室又云十室明通稱爵不受邑曰唯卿備
 百邑惟卿祿臣六十矣臣滿六下有上祿
 在下位而有亂也禍亂之臣弗敢聞臣不
 賜且甯子唯多邑且甯喜惟故死於死
 臣懼死之速及也及臣若受邑恐速公固與

之獻公固以受其半免餘乃以為少師

以免餘為少師公使為卿獻公使免辭餘免

辭不曰大叔儀不貳君無貳儀事能贊大

事能佐國家君其命之勸獻公其命乃使文

子為卿文子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宋

戌與晉趙又善於令尹子木又與楚令尹

欲弭諸侯之兵向戌欲合晉楚之兵以為名

欲獲息如晉向戌告趙孟文告於趙趙孟謀

於諸大夫趙文子與諸韓宣子曰起兵

民之殘也民人之財用之蠹蠹害物之蠹

也小國之大菑也菑小國以用兵為大將或

弭之或者將雖曰不可雖知兵不必將許

之不可不弗許晉若楚將許之楚將許以

召諸侯以弭兵之說則我失為盟主矣則

固失其為盟晉人許之晉人從向如楚向

又請楚亦許之向戌之請如齊請于齊齊

人難之齊人以為難。陳文子曰齊陳文

晉楚許之言晉楚皆從向我焉得已得我安

已馬音煙且人曰弭兵且人以弭兵而

我弗許從其請則固攜吾民矣則我固自

之心將焉用之其將安用齊人許之從向亦

請告於秦告於秦又秦亦許之秦人亦從皆

告於小國乃皆告為為會於宋為會於五

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先至會所丙午鄭

良霄至鄭伯有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

文子宋為趙文子叔向為介介相司馬置

折俎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司馬禮也

合鄉享宴之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舉謂記錄

記錄會同以為多文辭宋向成自美弭兵

武叔向因享宴之會文辭戊申叔孫

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魯齊陳衛

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言從趙武後武遣

楚盈如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壬戌楚公子

黑肱先至時楚令尹子木止陳成言於晉

黑肱與晉大夫成盟丁卯宋向戌如陳子楚

未止陳故從子木成言於楚就陳成楚戊

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子木謂向戌告子木

戊請晉楚之從請從晉從交相見也朝更相見

○見音庚午向戌復於趙孟向戌以子木

武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言四國皆晉之

不能於齊齊晉之不能服猶楚之不能於秦

也猶楚之不能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敵

邑楚君若能使秦君寡君敢不固請於齊晉

敢不固請於齊齊使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復以

趙文子之言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駟傳車也

車謁告於楚王曰楚康釋齊秦舍齊與他

國請相見也其他從晉之國請見于秋七

月戊寅左師至向戌從陳是夜也向戌還

趙孟及子哲盟子哲即楚黑肱以齊言素

齊二國之辭至盟庚辰子木至自陳楚

時不得復訟爭木自陳陳孔英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

至曹許之大夫皆至曹許大夫以藩為軍

諸國各以藩籬為軍晉楚各處其偏晉楚

南伯夙謂趙孟伯夙即晉荀曰楚氛甚惡

氛氣也言楚懼難恐有趙孟曰吾左還入

於宋晉管在宋北以東為左故有急若我

何楚必無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將盟

楚之外楚人衷甲楚人被甲在衣伯州犂

曰伯州犂合諸侯之師言合諸以為不信

以為衷甲無乃不可乎言其不可天諸侯望

信於楚夫諸侯仰望於是以來服是以皆

楚若不若行詐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

是謂侯之具也固請釋甲固請甲子木曰

晉楚無信久矣言晉楚二國不事利而已

但欲以利苟得志焉志可焉用有信安

守信大宰退州大宰即伯告人曰伯州犂告

令尹將死矣言子木其不及三年年不及三

求逞志而棄信求欲逞快其志志將逞乎

豈有棄信而志以發言志者氣之帥也

發言言以出信言無實不祥言之所信

以立志民無信不立信著於參以定之志

信三者俱而信亡信亡則何以及三信其

數三故知其不能及三趙孟患楚衰甲趙

子以楚欲衷以告叔向叔向曰

何害也能為晉害匹夫一為不信匹夫言

信之一為不猶不可猶不可單斃其死單斃

若合諸侯之卿若合諸侯之以

為不信詐以楚欲斷必不捷矣必無得食言

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謂非子之患也

晉不食言夫以信召人之夫楚本以盟會而

以僭濟之僭不信也濟成也必莫之與也此諸

侯之所共安能害我豈能為且吾因宋以守

病且晉為楚所病則夫能致死則夫宋能致

扶與宋致死死晉與宋共雖倍楚可也為宋

地主致死助我子何懼焉子謂趙文子又

不及是言不幸而於死曰弭兵以召諸侯言

止兵以召而稱兵以害我稱舉也言舉吾庸

多矣庸猶功也非所患也非晉之○

季武子使謂叔孫季武子使人以公命恐

孫不從故假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

國既會而齊人請邾以齊人請邾宋人請滕

宋人請滕皆不與盟邾滕為私屬皆不叔

孫曰邾滕邾與人之私也人之私我魯列

國也與諸侯何故視之何故宋衛宋與

吾匹也我之匹乃盟乃視宋衛宋與故不書其

族據經不言違命也言窮不能從公晉楚

爭先先晉楚爭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

言晉盟世未有先晉者也諸侯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

子言晉楚匹也子謂趙文子自言若晉

常先先若晉常是楚弱也非楚為晉弱且

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且晉楚迭

盟為日豈專在晉主盟之權叔向謂趙

孟叔向告曰諸侯歸晉之德只語辭

侯之所有德也非歸其尸盟也非歸晉

之能主子務德子謂趙文子當無爭先無

先且諸侯盟且諸侯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小國固必有尸楚為晉細楚欲尸盟自同

盟主辨具者楚為晉細楚欲尸盟自同

事不亦可乎不亦可從乃先楚人乃使楚

書先晉春秋書晉趙晉有信也以晉有信

正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宋公兼享

屈建趙孟為客孫飲酒子木與之

言楚子木與弗能對趙文子使叔向待言

焉使叔向侍子木亦不能對也子木亦不能答叔向

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蒙門宋城門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

不書子木問於趙孟趙子木問於曰范武子之

德何如范武子即士會賢聞對曰趙文夫

子之家事治夫子謂范武子身脩言於晉

國無隱情所行之事皆可告其祝史陳信

於鬼神無愧辭祝大祝史大史陳其馨香

子木歸及子木以語王以語楚康王王

曰康王尚矣哉尚士也言范武能敬神人

宜其光輔五君宜其光輔文襄

子木又語

王子木又語曰宜晉之伯也宜晉之為

叔向以佐其卿有叔向之賢楚無以當之

不可與爭言楚不能晉荀盈遂

如楚涖盟趙武遂使荀盈如楚臨鄭伯享

趙孟子垂隴趙文子自宋還過鄭鄭簡公為設享燕之禮于垂隴之地

子展舍公孫伯有良子西子產公孫子

太叔游吉二子石印段公從七子皆從鄭伯

趙孟曰七子從君言七子從以寵武也趙武

文子名言以請皆賦請七子以卒君貺以

鄭君賜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故武

背之子展賦草蟲召南草蟲詩取未見君

亦既觀止我心則降趙孟曰善哉美其民之

主也在上不忘降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

足以當君伯有賦鶉之賁賁鄭風鶉之賁

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趙孟

曰林箒之言不踰閫刺淫亂故云林箒之

言不踰於門限况在野乎况在於非使人

之所得聞也使人趙孟自謂非已子西賦

黍苗之四章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

成之比趙孟曰寡君在其君武何能

焉召伯之喻子產賦隰桑小雅隰桑詩

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

章卒章曰心乎愛矣趙孟欲子產之見規誨子

大叔賦野有蔓草鄭風野有蔓草詩取其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故趙孟喜其相遇印段

賦蟋蟀唐風蟋蟀詩曰無以大康我思其

顧禮趙孟曰善哉善哉保家之主也不荒所

家以保吾有望矣言我有望公孫段賦桑扈小

桑扈詩義取君子有趙孟曰匪交匪教此

禮文故能受天之祐趙孟曰匪交匪教

扈卒章一句言交際之福將焉往言福將

間無有教慢○教音儂福將焉往安所往

音焉若保是言也守此言欲辭福祿得乎

則福祿之來川至卒享禮畢文子告叔向

趙文子曰伯有將為戮矣刑戮之禍矣詩

以言志賦詩者以志誣其上亂之實而伯

有賦此詩是誣而公怨之鄭伯有之詩譏刺

以為賓榮趙孟倡賦詩以自其能以乎能

以在其幸而後亡先言必叔向曰然叔向是

已後伯有已甚所謂不及五稔者也穀年一熟

故為一年謂伯有夫子之謂矣有合於此

言之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其餘六

及數世予展其後亡者也遠不亡者也最綿

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道故知

印氏其次也印氏其子樂而不荒謂賦詩曰

好樂無荒故知其樂而下樂以安民樂與

至於荒濬○樂音洛下同樂以安民民樂同

故民得不淫以使之不淫從其欲後亡綿

其安不亦可乎言其也○宋佐師請賞以弭兵

亡稱功加厚賞曰請免死之邑謙言請免公

與之邑六十宋平公以邑六十與向戌此

免餘邑以視子罕以賞與視子罕曰凡諸

侯小國凡諸侯之晉楚所以兵威之晉楚所

而威畏而後上下慈和有所畏懼而後大

順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慈和順而

五十四

安以事大國以聽大國之政令所以存也此大國所以常小
安存無威則驕無威則驕驕則亂生則驕則禍
也必亂生必滅禍亂則滅所以亡也
亂必滅禍亂則滅所以亡也此大國所以常小
以至滅天生五材天生五材天生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
亡也天生五材天生五材天生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
天下之民並廢一不可五者不誰能去兵
舉而用之廢一不可五者不誰能去兵
兵是五材之金故不兵之設久矣兵古來
可去五材之金故不兵之設久矣兵古來
已所以威不軌所以威服不徒而昭文德也
父昭明國家聖人以興聖人弔民伐罪亂
文德之盛聖人以興故以兵威而興亂

人以廢亂人身統國亡廢興存亡昏明之
術明君善於用兵則以之而廢興存亡昏明之
以之善也皆兵之由也皆兵之由也兵而用之而廢
去之兵而向戌求去不亦誣乎不亦誣乎以
誣道蔽諸侯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罪莫大焉
大於縱無大討縱無大討而又求賞而又求賞
此功無厭之甚也此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而投之
賞功無厭之甚也此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而投之
而投之書左師辭邑所賞之邑向氏欲攻

三十一

十七

司城向戌之族欲左師曰我將亡言我邑

滅亡夫子存我以義是存我也我德莫大

焉其為恩德又可攻乎又豈可君子曰彼

已之子舉鄭風羔裘詩言彼已音記邦之司直

邦國主直道者樂喜之謂乎樂喜即子罕

詩之義何以恤我乃舉逸詩言何以我其

收之我則收取此向戌之謂乎善其能知

義也○齊崔杼生成及彊崔杼曰生成曰彊也

而寡寡特也偏娶東郭姜即東郭偃之姊

生明東郭姜東郭姜以孤入無父曰孤蓋

夫之子曰棠無咎無咎棠與東郭偃相

崔氏偃東郭姜之弟蓋崔杼既娶姜遂以

崔成有疾崔杼先妻之疾而廢之廢成而立

明而立姜之後成請老子崔崔成既不得立

也崔子許之崔杼許以偃與無咎弗予

偃及棠無咎弗肯以曰偃無崔崔之宗邑

也崔氏宗廟所在必在宗主宗主謂崔明言成與

疆怒成不得邑疆成之將殺之將殺偃與無咎告

慶封成疆先以作曰夫子之身夫子謂崔

事亦子所知也亦慶封之唯無咎與偃是

從崔杼平日惟棠無咎父兄莫得進矣崔凡

氏諸父諸兄皆大恐害夫子夫子謂崔杼

於身也敢以告故敢以此為體慶封曰子

姑退子謂成與吾圖之我當圖告盧蒲癸

嬰慶封屬大夫封以成疆盧蒲癸曰彼

君之讎也君謂齊莊公天或者將棄彼

矣天其或者將彼實家亂彼謂崔杼實子

何病焉子謂慶封將崔之薄崔氏貶慶之

厚也慶氏專齊他日又告他日成疆慶封

曰苟利夫子苟有利於崔杼必去之必去

無咎崔若有危難吾助女我助汝去之九

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

氏之朝

成彊以慶封許

崔子怒而出

崔子

好以成彊

作其衆皆逃

崔氏之衆皆逃

求入

使駕

崔杼求人也

弗得

不得其人使國人駕人

養馬者使

寺人

寺人奄士

而出

出如且

曰

崔杼曰崔氏有福

言天若

止余猶可

家禍不

遂見慶封

遂往見慶

慶封曰崔慶

止其身

一也

家然

是何敢然

是崔成崔

如請為子討之

請為崔子討治

使盧蒲癸

帥甲以攻崔氏

慶封乃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

氏堞其宮而守之

堞垣使守宮○堞音牒

弗克

慶氏攻

使國人助之

乃使國人

崔氏

盧蒲癸遂

殺成與彊

成彊作亂而盡

俘其家

而盡戮

其妻

崔杼之妻

死也

斃復命於崔子

復命於崔杼

且

御而歸之

斃且為

至

及崔子則無歸

矣

妻死家滅

不見其妻

乃

斃其憤乃自

經而崔明夜辟諸大墓先辟開也崔明夜開

死也死之尸○辛巳崔明來奔崔明奔魯慶封當國慶封當國

崔杼死慶封崔杼死慶封○楚遠罷如晉涖盟罷即令

報荀盈涖盟報荀盈涖盟晉侯享之燕平公為設將出

也○罷音皮也晉侯享之燕平公為設將出

宴畢賦既醉大雅既醉詩曰既醉以酒既

將出賦既醉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以美晉侯也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

國也叔向見遠罷之威儀宜哉如承君

命命錄楚君之不忘敏事不忘其敏子蕩將知

政矣子蕩將知楚敏以事君敏達以

養民必能為君攸其焉往安往言政必歸

之音煙焉○崔氏之亂弒莊公在申鮮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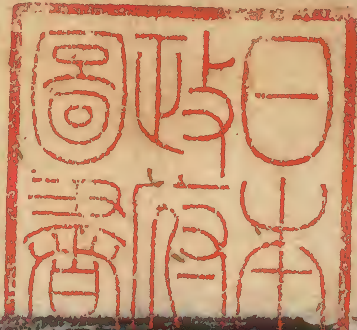
奔申鮮虞莊公之黨僕賃於野無資為人

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為齊莊冬楚人召之

年冬楚聞其遂如楚申鮮虞也為右尹

楚能官傳言○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

在申謂斗建司曆過也過差也再失閏矣



周十一月今之九月也斗當建戌而在中
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月三年三月甲子至今
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之長曆推
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四十一



